



周庆荣散文诗选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周庆荣散文诗选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庆荣散文诗选/周庆荣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5. 12

ISBN 7-5399-2290-7

I. 周... II. 周... III. 散文诗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27080 号

书 名	周庆荣散文诗选
著 者	周庆荣
责任编辑	陈咏华 孙 茜
责任校对	张松寿
责任监制	胡小河 张莘莘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网址	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印 刷	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
经 销	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	89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0.625
版 次	2006 年 3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7-5399-2290-7/I·2163
定 价	37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谨以此散文诗选集献给

我的妻子李敏

——感谢她对我多年的敲打；

我的儿子周风曲

——佩服他的朝气、他的聪明。

周庆荣 1963年生，祖籍江苏响水。1985年毕业于苏州大学外语系。1993年入北京大学国政系国际文化交流专业学习，1995年起在北京某公司任职至今，现为《诗刊》理事。

大三起开始创作诗歌，迄今出版的散文诗集有：《爱是一棵月亮树》（1990年漓江出版社）、《飞不走的蝴蝶》（1992年安徽文艺出版社）、《爱是一棵月亮树》（合集，2000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）、《风景般的岁月》（2004年中国文联出版社）。出版的译著有：《西方现代美术》（与人合译）、《幽默发达学堂——帕金森第三定律》、《敖德萨秘密文件》、《中外女诗人佳作选》（编译）。



……天至深秋，人，亦至深秋，
仍在空中飘扬的便是中年的思想

——摘自散文诗《深秋》

作者工作近照



与著名诗人、《诗刊》主编叶延滨先生(左)在一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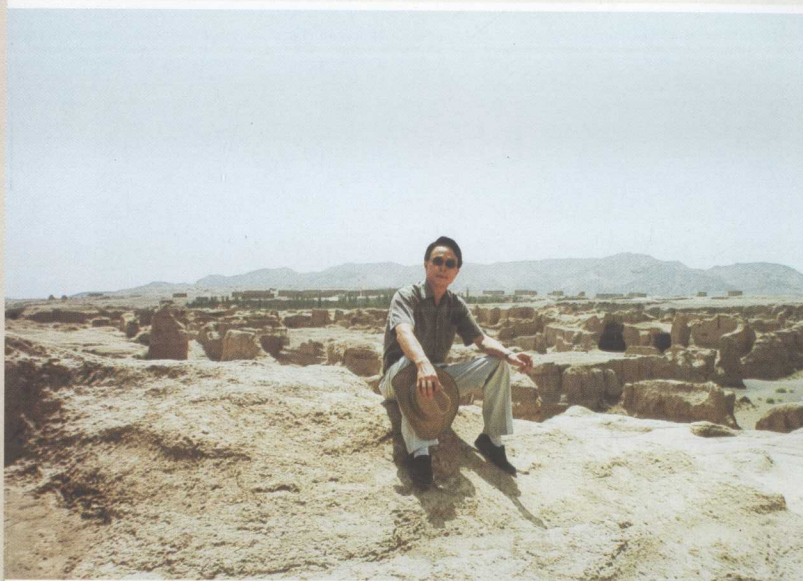
右为好友，著名诗人陈咏华先生，左为央视著名主持人王小丫



与诗刊社副社长王青风先生(中)和诗人孙文涛先生(左)
在一起



1999 年摄于美国拉斯维加斯



2001 年新疆交河故城留影



2004 年与著名青年画家柴小刚先生(左)在本人办公室



1999 年于普陀山



2001 年于韶山毛泽东故居

写给南海观世音菩萨

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

二千年前，我是身穿汉装的汉人；一千年前，我是身穿唐装的唐人。如今，我是黑头发黑眼睛、黄皮肤的中国人！

我把自己曾经意气风发的男儿肠给你的，我把自己曾经马结愁肠给你的悲。

大慈大悲的你呵，如今，我想给你的，是我体内蕴藏的东方的精神。

我希望海内存知己，我希望天涯若比邻；我希望天空耳聪又晴朗，我希望大地丰饶鲜花和庄稼。

阿弥陀佛，我敬爱你的南海观世音菩萨。

2005.6.29 普陀山

我们的岁月 和月亮树的风景

——代自序

转眼，已过四十岁。

凡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人，有两种颜色是轻易不会被忘却的——红色和草绿色。

红色，能使生命和生活处于一种燃烧状态；草绿色，是处于那一种状态下，年轻的群体渴望展示其青春气息和飒爽英姿的着装诉求。

1981年初秋的一个早晨，我就是穿着父亲好不容易找来的一身草绿色军服，离开生我养我十八年的那个小村庄。父亲和三叔用自行车将我送到县城，我从县城坐长途汽车到了江南名城——苏州，成为江苏师范学院（后改名为苏州大学）外语系的一名学生。

我最忘不了的那个细节：母亲站在屋后的路上，望着我走远。望了多久？我只知道我越走越远，包括我的生活，我的命运——我必须到达同一天空下的另一片土地。

文学情绪是从大学产生的。

一扇大门打开之后，殿堂的景象令人目眩。



那时,红色热情所培养出的集合意识依旧很浓。我只记得当初已不再满足于草绿色军装所表达出的青春的色彩。文学青年,既时髦又彰显个性。苏北的乡村背景在苏南的生活感受,渴望被人注目及与众不同,新词汇及未来的生活意义,骨子里“汉子”的不屈不挠与走出情绪孤独的预期,所有这些都变成一些自恋式的表达。

最初的表达是从诗歌开始的。

应当感谢泰戈尔、纪伯伦。因为这之后的二十年,我只选择散文诗。

《我们》这一组诗写于1993年,我在工作八年之后重新成为北大的一名普通学生。“我们”,是一个群体、一个集体,一个笼统的概念、一个要求、一个标准。你转身,意味着随一个队列一起转身。“我们”意义下,“我”是很微不足道的。无奈与反无奈,失落与反失落。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当然更能辩证地看待“我”与“我们”,只是当时觉得有很多话要说。我之怀念北大生活,一个重要原因是她让我产生说出那些话的冲动,并且终于说了出来。

但真正让我二十年来魂牵梦绕且忐忑不安的是那棵树——那棵“月亮树”。

那是二十一年前的一个初秋之夜,我还是大三学生,漫无目的地散步在老东吴大学校区。那晚的月色确实很美,仰头的时候,我正站在一棵树下,婆娑的枝叶,微风筛下一缕缕月光,我看到的是月亮还是树?年少时淡淡的惆怅和萌动的不可名状的情愫似乎很贴合彼时